

世界文庫系列

泰戈尔全集

ব্রজী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১৪

河北教育出版社

Tagore

泰戈尔全集

第十四卷

长篇小说

刘安武 倪培耕 白开元 主编
董友忱 倪培耕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家庭与世界	(1)
纠 缠	(223)

家庭与世界

董友忱 译



碧莫拉的自述

噢，妈妈！至今我还记得你头上那道朱砂缝^①，你那身镶着红边的纱丽，你那双安详、深沉、水灵的大眼睛。我仿佛觉得，这一切就好像是映在我心灵天幕中的万道金色的霞光。我这人生的旅程就是披着这种金色的霞光开始起步的。那么，后来如何呢？难道我这人生之路就让那强盗般的昏黑的云雾突然给遮住了？难道就让它们吞噬了我所有的光芒，并且一点儿也没有给我留下？但是，在这人生的早晨，朝霞的奉献全都不幸地被遮住了，它就应当被这样毁灭？

在我们家乡，人们认为皮肤白皙的女人才称得上美人。可是，向人世间提供光明的天宇却是蔚蓝色的。我妈妈的皮肤是黧黑色的，在她身上闪烁着善良之光。妈妈的娇媚常常使那些以姿色傲视别人的美女感到羞愧。

大家都说，看上去我像妈妈。在童年，有一次我甚至因此而对着镜子生了气。我常常觉得，我的肤色使我的全身显得很失调。这样一种颜色仿佛不是我的真正的肤色。就好像它是别人的东西，把它加到我的身上，这完全是一种过错！

我不是一位美女，但是我衷心乞求神灵，至少也让我像妈妈一样，获得忠贞的美名。在订亲的时候，从我婆家来了一位星相

^① 头上那道朱砂缝，这是信奉印度教的已婚妇女的一种标志，即用朱砂在头上涂一道缝。女人一旦成为寡妇，就要擦掉这道朱砂缝。



家。他看了一下我的指纹说：“这个姑娘有福相，一定会成为忠贞的吉祥仙女！”^①姑娘们也都说：“一定会的，看上去碧莫拉可真像她的妈妈。”

我嫁到了一户王公之家。在从前的某个帝王时代，他们这个家族曾经功名显赫一时。在童年时代，我听人讲过关于王子的故事。从那时起，在我的脑海里就形成了一幅图画。王公家族孩子的身躯，仿佛是由茉莉花瓣构成的；他们的小脸，仿佛是那些世世代代欢度湿婆祭节的少女们满怀着热望用心灵捏造出来的。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一个什么样的鼻子呀！一层稚嫩的胡须犹如蜜蜂的两片翅膀，既墨黑又秀气。

我看到了我的丈夫，可是他和我想像中的王子一点也不一样，他的皮肤甚至也同我的一样黑。当时，我为自己缺乏姿色而产生的那种羞愧感顿时消逝了，但是我同时也为他叹息。既然我不为自己而感到羞愧，那么，我为什么不能亲眼看到我想像中的王子呢？

可是当姿色避开人们的眼睛，悄悄潜入心田的时候，它才是最美好的。那时候它就会屹立在忠爱的天堂之上，在那里不必对它进行任何粉饰。早在孩提时代，我就看到，这种忠爱使自己周围的一切变得多么绚丽多姿。那时妈妈为爸爸认真地削水果，用洁白的玉石托盘端来食物，用喷洒香水的布料精心地为爸爸包裹并保存莳萝叶。当爸爸坐下来进餐的时候，妈妈就用芭蕉扇为他驱赶蚊蝇。我那童年的幼小心灵当时就明白了，母亲那双灵巧之手中的爱意，她心灵中的那种玉液般的溪流是怎样涌进一个奇妙的大海里。

难道我心里就没有那种忠爱的音符？当然是有的。不必争

① 吉祥仙女，印度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神，毗湿奴大神的妻子，是司幸福和财富的女神，又是美丽、忠贞的化身。

论，也不必去分辨好坏，它只不过是一支乐曲！如果说在生活创造者的庭院里，为整个人生演奏一首赞歌具有某种意义，那么，我那支晨曲也会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的。

我记得，每当我早晨起来，小心翼翼地从他脚上拾起灰尘^①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头上的朱砂缝宛如黎明前的金星一样灼灼闪烁。有一次，他突然醒来，笑着说：“噢，是碧莫拉呀！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我的那种羞涩。他可能会认为，我是在偷偷地讨好他呢。但是，决不是的，这决不是我对他的讨好，这只不过是女人的心愿！这种情愫总是想崇拜自己心爱的人。

在我的婆家，一切都得循规蹈矩。其中一些陈规陋俗是莫卧儿人和帕坦人留下来的，另一些习俗是摩奴^②和博拉绍尔^③传下来的。但是我丈夫却完全不同。在这个家族中，他是第一个受过正规教育并且获得硕士学位的人。他的两个哥哥都因为酗酒在年轻时就死去了，他们没有留下儿女。我丈夫不饮酒，也没有染上轻浮放荡的恶习，他这种生活方式在这个家里是显得很特殊的。因此大家都不喜欢他，甚至还认为，只有那些吉祥仙女不肯去光顾的人家里，生活才那般严肃正统。月亮上还有黑斑呢，星星上倒是没有。

我的公公、婆婆归天已经很久了。我丈夫的祖母——我的祖婆婆在主持家务。我丈夫成了她颈上的花环和掌上明珠。所以，我的丈夫才敢越过某些陈规陋习。当他聘请姬尔碧女士担任我的

① 从他脚上拾起灰尘，指行触脚礼，表示对人的尊敬。

② 摩奴，印度古代神话传说的人类始祖，他制订第一部法典，后世称为《摩奴法典》。

③ 博拉绍尔，印度古代传说中的一位仙人。



家庭教师并且成为我的女友的时候，家里家外顿时议论纷纷，人们诽谤的口水简直成了毒液。尽管如此，我丈夫还是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

那时候他已经通过学士考试，并且开始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因为在大学读书，所以他必须住在加尔各答。他几乎每天都给我写一封信，他的书信言简意赅，语言凝练。他亲手写下的那些圆滑的字母，仿佛在亲切地注视着我的脸呢！

我把他的这些书信都保存在一个檀香木盒子里。每天我都是从花园采撷一些鲜花，放在那些信上面。当时我心目中那位童话般的王子，就像朝霞中的月亮一样，显得黯然失色了。在那些日子，我的真正王子占据了我心田中的宝座。我是他的王后，我可以坐在他的身边，但是，更加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在他脚边找到了真正的归宿。

我有了文化，因此我就可以用现代语言去欣赏现代艺术。今天，我的这些话语我自己听起来都觉得富有诗意。假如我不反对这种艺术的话，那么，我就把我当时的那种感情称为简单的散文——我心里明白，女人把爱情融会在崇敬之中并不像建筑房屋那样复杂，相反倒是很自然的事，就像我生来就是一个女性一样。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这里边是否还会蕴涵着某种特殊的诗意。

但是从少年时代起，我们伴随着青春的到来，就已经跨入了另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教导我们，现在应当把从前那些如同呼吸一样的很自然的东西作为诗歌艺术而保存起来。现代一些善于思考的男人们，每天都在高谈阔论地讲述着，妻子的忠贞和寡妇的守节具有多么不寻常的诗意。由此可以理解，在生活的这个领域是怎么划分着真理和美善的疆界的。难道现在只有求助于美善才能使真理返璞归真吗？

我并不认为，女人们的心灵都是用同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但是我却知道这样一点：在我的心里有我母亲传给我的一种东西

——那就是忠爱。我的这种很自然的心理，尽管从外表看来，显得并不很自然，可是今天看来还是可以理解的。

我的命运就这样好：我丈夫不想让我对他表示崇拜，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贪婪的圣地祭司总是要死死地守住自己那种受崇拜的地位，因为他并不值得崇拜；世界上只有那些无耻的小人，才要求妻子对自己崇拜，而崇拜者和被崇拜者因此都受到了极大的玷污。

可是，我需要这么热心的侍奉吗？丈夫那宠爱的洪水携带着服装首饰、各种用品、男女仆人，咆哮着把我生活之河的两岸淹没了。我又怎么能避开这一切而去奉献自己呢？与其说我索取，倒不如说我应当更多地奉献。爱情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情愫；爱情可以在路旁的尘土上开出无数娇艳的花朵，而它在客厅的花盆里却不会显得那么娇艳。

我丈夫还不能完全摆脱我们家庭内室所保持的那种风俗习惯。白天我还不能无拘无束地随时见到我丈夫。不过，我确切地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我们的会面并不显得唐突。我们的会见就像诗韵一样和谐，他总是踏着韵律的节拍来见我。我停下白天的劳作，洗过澡，仔细梳起秀发，在前额上点上朱红色的吉祥痣，穿上百褶纱丽，摆脱一切家务，用一个特制的金盘把自己整个身心奉献到一个人的面前。时间是短暂的，但是短暂之中却蕴涵着永恒。

我丈夫不只一次地说过，妻子和丈夫彼此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因此他们在爱情方面也应当是平等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和他争辩过。但是我的心灵却在说，崇敬决不会妨碍夫妻之间的平等。崇敬会把人的平等升华。所以，在崇敬之中经常可以获得平等的欢乐，崇敬永远不会陷入迷途，也不会成为平庸的琐事。在爱情的祭坛上，崇敬宛如祭神的灯火，它的光辉总会平等地照耀在祭祀者和被祭祀者的身上。今天我当然知道，女人以



自己的爱情去崇敬别人，因而也会受到别人的崇敬——否则，它还有什么价值呢？当我们点燃爱情的灯盏的时候，它的光焰就会向上升腾——而燃烧过的灯油就会向下流淌。

最亲爱的，你并不希望我对你表示崇敬，这崇敬你本来是受之无愧的。如果你肯接受，那该多好哇！你喜欢打扮我，愿意教我识字；凡是我所希望的，你都愿意给予我，甚至于我不需要的，你也高兴给予我——我发现，当你凝眸注视我的时候，在你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对我的深沉的爱意。我看到，在你呼吸叹息中也蕴涵着对我的缱绻之情——你如此地爱我的身体，就仿佛它是天堂的玉树；你如此爱我的品格，就好像它是天赐给你的珍宝。我心里为此而感到骄傲，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财富。正是为了追求它，你才来到我的门前。当我登上王后的宝座之后，我就要求人们对我尊敬；而这种要求只是在不断地增加，但却永远也得不到满足。我手中握有制服男人的权柄——难道能认为这是女人的幸福吗？不，这里哪会有什么女人的幸福可言呢？只有把骄傲之感融会在崇敬之中，女人才能获得解脱。商羯罗^① 作为一个乞丐，立在安纳布尔娜^② 的门口。可是如果安纳布尔娜不向湿婆忏悔，她能忍受那位乞讨者的烈火吗？

今天我想起来了，在我幸福的日子里，世界上多少人的心里燃起了妒忌的烈火呀！妒忌是有原因的——我居然得到了这样的幸福，而且是用欺骗的手段获得的。但是欺骗总是不会持久的——必须付出代价，否则天神之主是不会容忍的。我们必须长期对这种幸福付出代价，然而权柄毕竟牢固地操在我的手里了。天

① 商羯罗，即湿婆，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他的妻子是杜尔迦，又称难近母。

② 安纳布尔娜，即杜尔迦女神的别名，湿婆大神的妻子。意为供给食物的女性。

神可以给予我们恩典，但是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品格去承受它。应当得到的东西，我们却没有得到，这就是我们的不幸。

有多少期待嫁女的父亲，看到我的这种幸福而叹息。东邻西舍家家都在纷纷议论，我是否那么美丽，那么善良，我是否配踏入这个家庭之门。我的祖婆婆和婆婆都曾经以超绝的姿色而闻名遐迩。像我那两位寡妇妯娌那样的美人也是罕见的。后来，当她们两人连续遭到不幸之后，我祖婆婆就发誓：再也不想为她那惟一活着的孙子挑选美女了。我只是由于长了一脸福相，才得以进入这个家庭，否则我是没有资格成为她们家的媳妇的。

在我们这个讲究享受的殷实之家，并非所有的媳妇都能受到应有的尊重。这大概就是当地的习俗吧，所以她们只好把眼泪埋在酒里，把啜泣湮没在舞女的脚铃声中。可是她们又必须昂首挺胸，摆出一副大户人家太太的高傲架势。然而，我丈夫却一滴酒也不沾，而且也决不肯把精力消耗在妓院里的女人身上。这难道是我的功劳吗？难道天神向我传授过某种制服男人那种激动不安而狂热的心灵的咒语？根本不是的，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但是天神对待我的妯娌们却很冷漠，天神的整个心灵都偏了！在人生的黄昏还没有降临之前，她们享乐的节日就结束了，惟有青春美貌的灯盏还在空旷的殿堂里白白地彻夜燃烧着！在那里听不到欢快的乐曲，只有燃烧的灯火在闪烁！

我丈夫的两个嫂子对他常常表现出一种蔑视的态度。他怎么能只靠女人裙带之帆来操纵这户望族之家的航船呢！在她们的流言飞语中我听过多少非难啊！仿佛是我悄悄地盗走了丈夫的爱情。仿佛我的所作所为都是欺骗和虚伪——都是少女卖弄洋人风姿的无耻之举！我丈夫喜欢用时髦的服装打扮我——他的两个嫂子看到我所穿戴的这些五光十色的上衣、衬衣、纱丽、裙子，就十分恼火：“本来长得并不漂亮，可是却把自己打扮成美女！简直变成商店里的服装模特儿了，真不知羞耻！”



我丈夫是了解这一切的，但是他的心灵充满了对女人们的同情。他一再对我说：“你不要生气。”我记得，有一次我对他说，女人们的心眼儿都是很小的，而且都是很弯曲的。他回答说：“就像中国女人的脚那样小，那样弯曲。”整个社会从四面八方挤压着我们女人们的心田，所以我们女人的心都被压得既小又弯曲。命运把女人的生命作为赌注——她们一切都靠别人来施舍，她们自己又有什么权力呢？

我丈夫的两个嫂子不论向他提出什么要求，她们都会得到满足。我丈夫根本不考虑她们的要求是否合理。每当我看到，他的两个嫂子毫无感激之意的時候，我内心里就会燃起满腔怒火。他的大嫂——这个十分虔诚的女人，为祈祷、烧香、许愿、斋戒挥霍掉大量的钱财，有时一个铜板也不剩。她还不只一次地故意说给我听，她的那位做律师的哥哥对她说，如果她向法院提出诉讼，那么，她就可以得到多少多少财产等等。这一切就不必细说了！我曾经向我丈夫许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永远不想回答她们对我的诽谤。可是她们的那种怒气使我实在无法忍受。我常常觉得，行善也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男子汉的阳刚之气也会受到削弱。我丈夫多次说过，法律和社会舆论对他的嫂子们并没有利，她们当然知道，今天她们不得不像乞丐一样去奉承别人，以便得到从前属于她们丈夫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沉重的侮辱。怎么能再要求她们感激呢！挨了别人一记耳光，还要去感激打人者吗？我说实话，我多次默默地想：我丈夫如果能稍微变坏一点，那该多好哇！

我丈夫的二嫂是另一种类型的人。她年轻美丽，但从不炫耀自己的虔诚。她喜欢开玩笑，她的言谈话语赋有幽默感。她身边的那些年轻女仆也都举止轻浮，可是没有人去规劝她们，因为这个家庭的风气就是如此。我明白，这位二嫂无法忍受我这个纯洁的丈夫给予我的这种特殊的幸福。因此，她常常在自己小叔子经

过的道路或河岸上设置各种陷阱。一种暗自为我丈夫担忧的感情，常常潜入我的心底——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感到十分羞愧。我们家里的空气是浑浊的，即便其中有纯净的东西，也觉察不出来。我丈夫的二嫂常常亲自做些好吃的东西，十分谦恭地请她的小叔子去品尝。我非常希望，我丈夫能以某种借口说：“不，我不能去。”难道应当鼓励那些不良企图吗？可是，每一次邀请，他都面带微笑地接受了。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这都是我的罪过——但是我的心灵并没有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心里总觉得男人有点不大可靠。每当这种时候，即便我有上千件事情要做，我也会找一个借口，到我丈夫二嫂的房间里去坐一坐。这时二嫂就会笑吟吟地对我丈夫说：“请坐吧，少夫人的眼睛一刻也不肯放过你——看管得可真够紧哪！我实说吧，我们也有过那种岁月，可是我们从来没学会这样严格地看管丈夫。”

我丈夫只看到她们不幸，却看不到她们的缺点。我常对他说：“好，即使说她们所有缺点过错都是社会造成的，难道就应当过分地姑息迁就吗？一个女人即便遭受点不幸，难道就不能说她吗？就不应当同她谈谈吗？”我丈夫并不争辩，只是笑笑而已。看来，他并不是一点也不了解我内心的那一根横刺。我真正的愤怒并不是针对社会的，而是针对某个人的。这只不过——我真有点说不出口。

有一次，我丈夫向我解释说：“假如嫂子们说你所做的这一切都不好，并且你的确认为这一切都是不好的，那么，她们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

“那么，她们为什么要如此毫无道理地生气呢？”

“我不能说她们生气毫无道理。忌妒之中总包含着一点道理。那就是说，幸福应当大家共享。”

“关于这个问题，她们应当去和造物主争论！为什么要和我纠缠不休？”



“造物主不在她们身边呗。”

“就让她们得到她们希望得到的一切吧。你不要拒绝她们。就让她们穿上纱丽、夹克、鞋子、袜子，戴上首饰。她们要是想跟着家庭女教师学习，那就请吧！女教师就在家里。如果她们想嫁人，你就可以像毕代沙戈尔^①一样，漂洋过海，为她们去选婿，因为你有这种能力。”

“没有那么容易——你心里希望得到的东西，也并不是都能得到。”

“那么，只好装做傻瓜了！凡是自己得不到的——就被认为都是不好的；可是如果别人得到了，她们为什么又会气得浑身发抖呢？”

“一个被欺骗的人总希望看不到自己被欺骗——这就是一种自我安慰。”

“不管你怎么说，我总觉得女人们都是非常愚蠢的。她们不想开诚布公地讲真话，总是在装模作样。”

“这就是说，她们是被欺骗得最厉害的。”

就这样，当他总是宽容家里女人们的各种短处的时候，我就很生气。谈论社会的种种弊端，谈论社会的未来形式等等，都是毫无用处的。我不能原谅她们到处给我设置的障碍，拐弯抹角的嘲笑，口是心非的作态。

我丈夫听了这些话之后说：“你要是在某个地方遭受痛苦，你就会在那里得到更多的同情，而当她们生活的腹背都被社会的剑所刺伤的时候，难道她们就一点儿也不值得可怜吗？那些填不饱肚子的人们，难道能承受得住沉重的饥饿压力吗？”

“好了，好了，算我心胸狭窄。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

^① 毕代沙戈尔，即 Isvara Chandra Vidya Sagar (1820~1891)，也译为维德亚萨格尔，孟加拉学者，启蒙思想家，主张寡妇改嫁。

好。”我生气地说，“你很少待在家，许多事情你都不知道——”我企图向他披露这个家庭中的一条特别消息，可他却站起来，说：“琼德罗纳特先生已经坐在外面，等候多时了。”

我坐在那里哭起来。在丈夫面前我表现出如此的心胸狭窄，以后我可怎么做人哪？如果我的命运被欺骗，那么，我也永远不会像他的嫂子们那样——不过，现在还无法得到证明。

请注意，我一向认为，如果说造物主赋予女人们以炫耀自己姿色的本领，那么，她们就会摆脱许多别的傲慢所造成的不幸，也可以炫耀自己的珠宝首饰，但是这在王公之家毫无意义。所以，我值得炫耀的就是忠贞。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丈夫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然而，每当我同他谈起家中某些不愉快的琐事时，我就变得如此的渺小，这使我感到十分难堪。于是，我就想贬低他。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不承认你说的这一切都是对的，这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仁慈而已。这并不是自我牺牲，而是一种自我欺骗。”

我丈夫很希望我能走出家门。有一次，我反问他：“我走出家门有什么用？”

他说：“走出家门，你可能有所作为。”

我回答说：“迄今为止，社会没有我也一直在前进，现在仍然在前进，它不会把脖子套在绳索上吊死。”

“我现在并不考虑社会吊死不吊死的问题——我只是为自己着想。”

“原来是这样！那你还有什么可忧虑的？”

我丈夫满脸堆笑，沉默不语。我熟悉他这种表情，所以我说道：“不行，你想用这种沉默的办法蒙混过关，那是不行的。你必须把话讲完。”

他说：“嘴里的话怎么能都讲完呢？生活中的话有多少！那



是讲不完的。”

“不，你不要耍滑头，快讲！”

“我希望你能在家外的世界中认识我，我也能认识你。在家里只剩下我们的资产和债务。”

“难道在家里我们可以享受的东西还嫌少吗？”

“在这里，你头上的全部器官，眼睛、耳朵、嘴巴等都在关注着我，可是你并不了解你所关注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了解你所得到的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很了解，很了解！”

“你总是认为你了解，其实你并不知道你是否了解。”

“你注意听着，我简直无法忍受你这种奇谈怪论！”

“因此，我才不想再讲呢。”

“对于你的沉默，我更加无法忍受。”

“所以，我的愿望就是，我既不想讲话，也不想沉默。一旦来到世界的中心，你自己就会明白这一切。你我都不应当只陷在家庭的小圈子里。如果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我们彼此能够真正了解，那么，我们的爱情才会更有意义。”

“可能，你还需要对我加深了解，可是我没有这种需要。”

“好极了，既然我有这种需要，那么，你为什么不能满足我这么一点点要求呢？”

在我们中间以各种方式经常进行这样的争论。他常说：“一个喜欢鱼汤的贪食人，就会把鱼开肠破肚，清炖或油炸，并且按照自己的口味添加调料。但是真正喜欢鱼的人，是决不想把它放在锅里烹调并且把它盛在碗里的——他会把鱼放在水里喂养或者自己坐在河岸上观赏鱼的戏游。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也会聊以自慰：‘尽管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我并没有为了自己的私利或方便而损伤它。’得到完整的东西是最好不过了，但要是不可能的话，那么，失掉完整的东西也好。”